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八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劉本立

山堂肆考卷八十七　　明　彭大翼　撰

政事

賦税

易益卦損上益下民説無疆杜氏通典什一天下之

中正

禹貢九賦

夏書兾州厥賦惟上上錯兖州厥賦貞青州厥賦中上

徐州厥賦中中揚州厥賦下上上錯荆州厥賦上下豫州厥賦錯上中梁州厥賦下中三錯雍州厥賦中下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周禮九賦

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作丘賦

左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

用田賦

左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訪于仲尼仲尼曰斂從其薄事舉其中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十二年春用田賦

貢助徹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租庸調

唐太宗制凡授田者每丁歲輸粟二斛稻三升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升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

履畝而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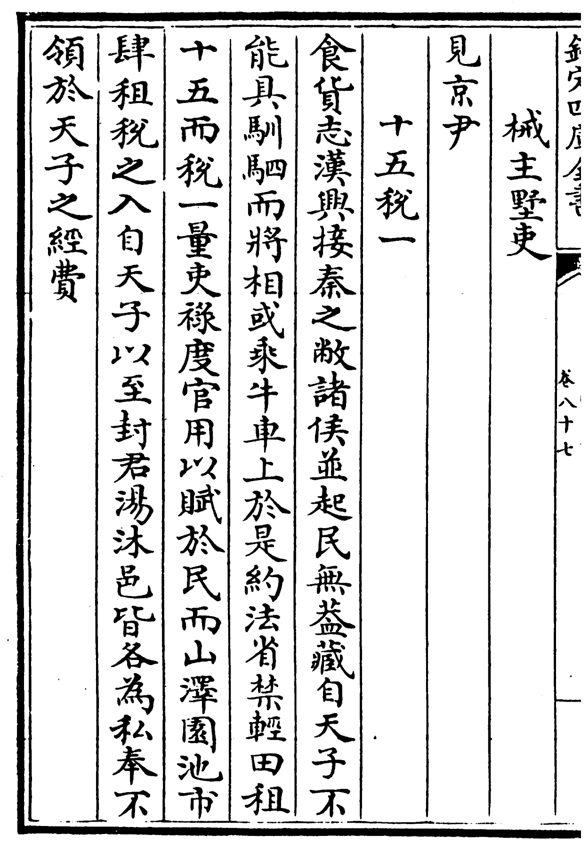
魯宣公初稅畆公羊傳曰稅畆者何履畆而稅也

計錢而輸

唐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戸自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

殺用事者

綱目初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家用事者九人



械主堅吏

見京尹

十五稅一

食貨志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無葢藏自天子不能具駟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澤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三十稅一

漢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三十稅一如舊制

箕斂

史記陳涉自立為王以所善陳人武臣卲騷及張耳陳餘等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民

不聊生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于此而不成封侯之業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注云吏到其家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故曰頭會箕歛

户輸

晉丁男之户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為户者半輸其諸邉戍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

倪寛課最

漢武帝元鼎中倪寛為左内史務在得人心收租稅時

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絶課更以最上由此益奇寛

韋堅賦增

唐韋堅京兆人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建言江淮租賦所在乞置使督察以佐國廪及歲終增至巨萬玄宗嗟其才又鑿潭以漕名曰廣運

量產出賦

唐李栖筠奏部内豪民多從貫京兆河南冀脱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奸謀詔可之

計田出租

唐白居易言唐朝舊典量品而授地計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視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視地之肥磽如此則沃瘠齊而户租均等列辨而禄食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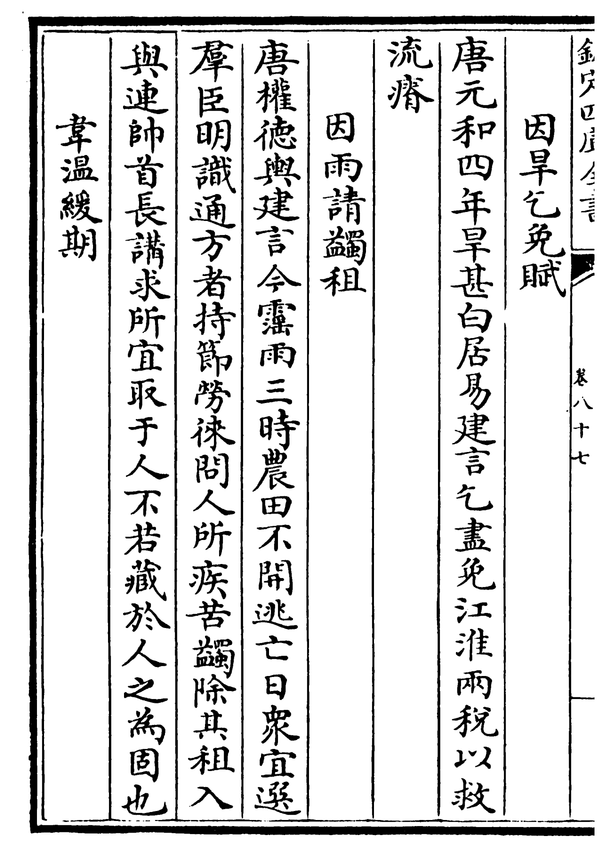
代貧民租

唐錢徽貶江州刺史郡有牛田錢百萬給刺史宴飲贈

餉者繳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憲宗時李錡既誅上將輦取其貲李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畧綏困窮之意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詔可之

紓下户賦

唐崔羣為處州刺史茁稷進羨餘錢七百萬羣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户之賦又高承簡遷邢州刺史覲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户數百輸租



因旱乞免賦

唐元和四年旱甚白居易建言乞盡免江淮兩稅以救流瘠

因雨請蠲租

唐權德輿建言今霪雨三時農田不開逃亡日衆宜遝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除其租入與連帥首長講求所宜取于人不若藏於人之為固也

韋溫緩期

見覲察使

盧坦寬限

唐盧坦為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云機織未就坦詣府請寛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

稅外横取

唐州縣始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横取謂之白着人不堪命皆去而為盜賊劉晏始

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

額外加征

唐宇文融為括田勸農使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加征百姓困獘得不償失

殷侑違制

唐殷侑徙天平節度使以餉軍有羸當上送官乃裁經費歲月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御史大夫温造劾侑擅斂民為無名之獻詔以庚承宣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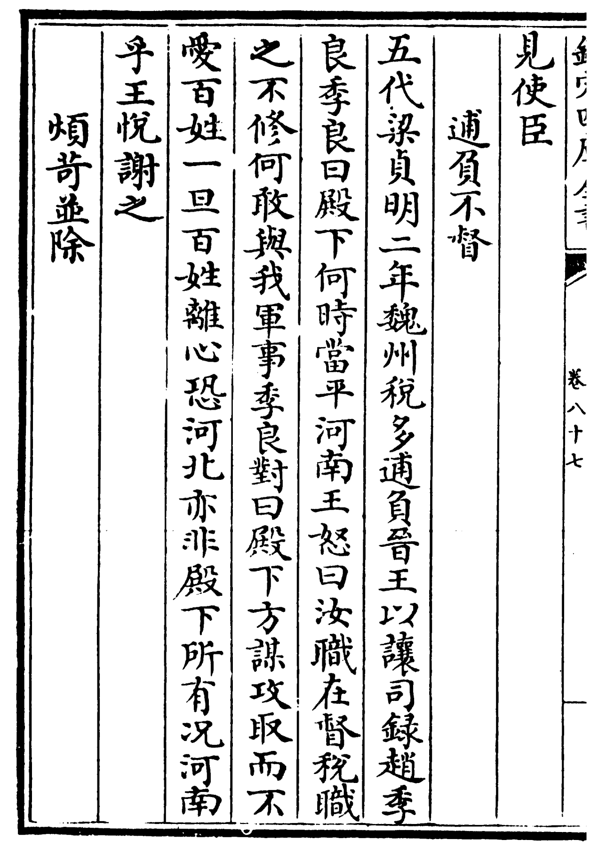
茂宗恃恩

唐至德中西戎陷隴西監及七廐皆廢而閑廐使私其地入至寶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元和中張茂宗為閑廐使乃恃恩上奏悉收其賦

石輸二升

五代漢王章為三司使往時民租石輸二升為鼠雀耗章增為二斗

畒出一斗



見使臣

逋負不督

五代梁貞明二年魏州税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録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税職之不修何敢與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所有况河南乎王悦謝之

煩苛並除

宋太祖建隆四年南漢主劉鋹降赦廣南管内州縣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十月又詔諸州劉鋹日前煩苛賦斂並除之

撰供軍圖

唐韋處厚撰太和國記簿王彥威撰古額供軍圖先是李吉甫首創是法總天下方鎮户二百四十四萬比天寶時四分減三兵八十三萬比天寶時三分增一大率三户供一兵名曰元和國計簿自後韋王倣而行之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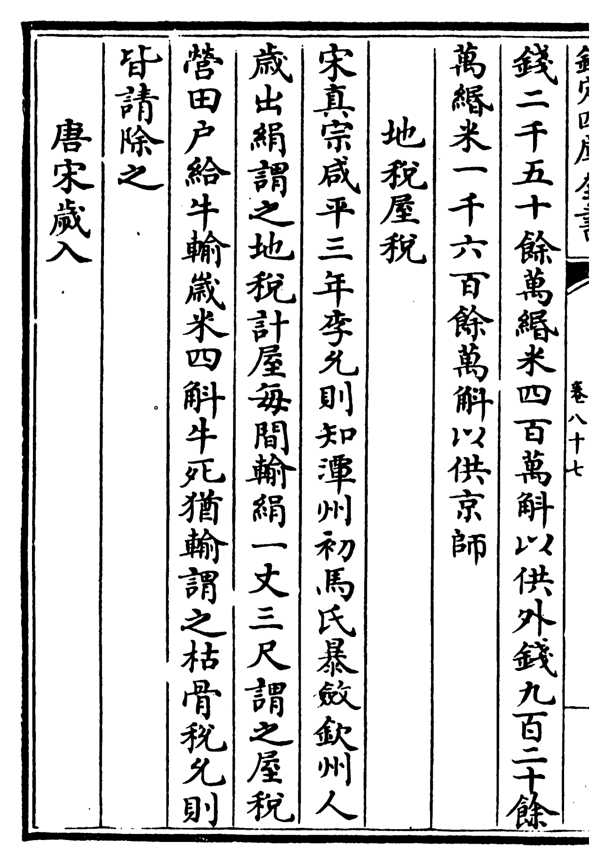
宋丁謂景德中權三司使撰景德會計録五卷上之後蘓轍亦倣其法為皇祐會計録紹興五年邇臣亦有是議請自元年己丄四年為率名曰紹興會計録

賜寛財論

宋天禧三年李士衡為三司使請罷陜西市木募民送京師乞任民私市以足數民大稱便真宗以寛財論賜之仁宗即位士衡求罷上與太后垂簾諭曰先帝常稱卿知錢穀利害以比劉晏宜安在位

夏輸秋輸

唐自開元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畆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詘而租庸調之法壞至代宗時始以畆定稅歛以夏秋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户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歲歛



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二十餘萬緡米一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

地稅屋稅

宋真宗咸平三年李允則知潭州初馬氏暴斂欽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稅計屋每間輸絹一丈三尺謂之屋稅營田户給牛輸歲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允則皆請除之

唐宋歲入

分紀唐東南之米歲入不過二百萬石宋乃至六百萬石唐銅錫銀之治凡六所而五在江淅歲入十數萬緡宋則百餘萬緡矣唐之鹽利劉晏增六百萬緡宋乃二千萬緡矣唐貞元中茶利四十萬緡至宋則一百二十五萬緡矣又食貨志唐天寶長慶間養兵九十萬率三户奉一兵宣宗復河湟天下兩税外榷酒榷鹽歲入九百二十三萬緡皇祐治平中歲入一億萬以上歲費亦然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郊費一千二百萬治平郊費

一千三十萬又張孝祥論宣和間國家全盛每月支費九十五萬緡紹興三年每月支一百一十萬以紹興初為率一歲通支一千三百二十餘萬中興事實紹興初劉光世一軍每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斛

唐宋歲運

宋大中祥符二年名近臣觀書龍圖閣上閱元和國計圖三司使丁謂曰唐自江淮歲運米四十萬至長安今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知今府庫充實倉廩盈衍上

曰誠賴天地宗廟國儲多備然亦自計臣之功也謂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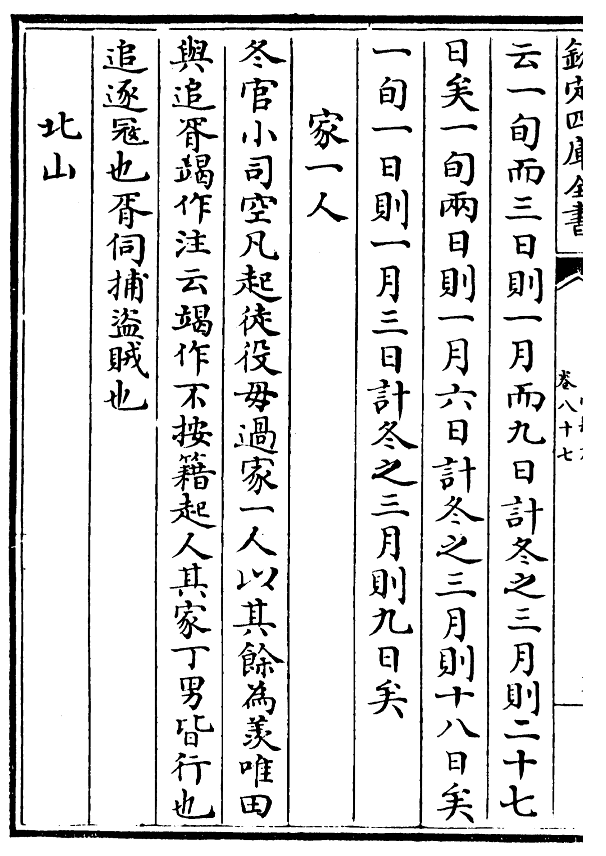
徭役

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周禮十二荒政以聚萬民

四曰弛力

旬三日

周禮冬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注



云一旬而三日則一月而九日計冬之三月則二十七日矣一旬兩日則一月六日計冬之三月則十八日矣一旬一日則一月三日計冬之三月則九日矣

家一人

冬官小司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羡唯田與追胥竭作注云竭作不按籍起人其家丁男皆行也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

北山

詩小雅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大夫行役而作此詩也

東國

詩小雅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戒事

左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

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昬正而栽日至而畢

巡功

左宣二年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注云植將主也華元為築城之將主巡行察見功役之事

程土物

左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版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注云蔿艾獵

即叔孫敖也

計徒庸

左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子罕親行築

左襄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注云澤門之晳言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也邑中之黔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也親執扑以行築者謂子罕親執扑杖以行視築臺之人也扶其不勉者謂決罰其不勉力築臺之人也

仲幾不受功

左定元年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士彌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

未傅者悉詣軍

漢王二年五月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

年五十六為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令老弱未嘗傅者悉詣軍謂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悉發之以至漢屯所以補其空缺也傅者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又唐食貨志凡民始生為黄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

還歸者勿筭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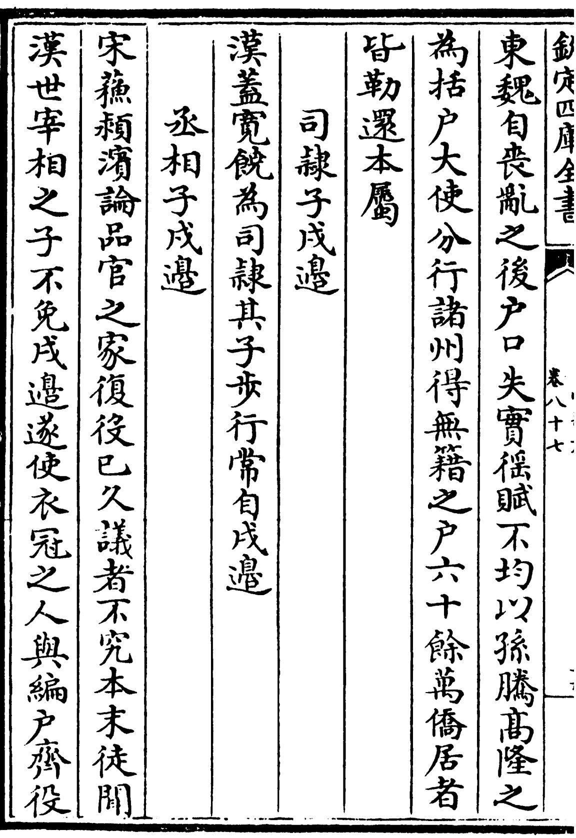
漢宣帝詔流人還歸者輒假公田貸種且勿筭事漢儀注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又七

歲至四十歲出口錢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時又口加三錢以補車騎馬

踐更悉與平價

漢文帝時吳王濞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價注云更戍兵也更有三品詳見兵制此言踐更輒與平價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吳王欲得人心乃與平價官售之也

僑居勒還本屬



東魏自喪亂之後户口失實傜賦不均以孫騰高隆之為括户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户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

司隸子戍邊

漢蓋寛饒為司隸其子步行常自戍邊

丞相子戍邊

宋蘓頴濱論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使衣冠之人與編户齊役

年長與食

見耆英

年老持更

晉劉弘為荆州甞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甚苦呼之盖一兵年老羸疾無襦遂給以韋袍複帽

相率助役

魏司馬郎伯達為棠陽長民有徙居都内者後縣調船徒恐不辦徙居之民乃相率私還助役其見愛如此

躬護作役

唐裴耀卿徙宣州刺史前此大水壞河防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恐功不成弗即宣詔而撫處飭勵愈急堤成然後發詔而去濟人立碑頌德

籍户蠲徭

唐李抱真為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預策山東有變則澤潞為兵所走集且承戰伐之後賦重人困軍伍凋敝

乃籍户三丁擇一蠲其徭賦給以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于是天下步兵稱昭義為最

據簿輸差

唐宣宗大中九年詔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訖鏁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豪姓徙貫

唐李栖筠奏部中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役

姦人竄名

唐薛存誠遷給事中時瓊林庫廣籍工役存誠曰此姦人竄名以避征役不可許注竄削也

定九等户

宋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縣民事徭役者

未嘗分等慮有不均乞下諸路轉運使差官定為九等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並與免之于是詔令轉運使躬親詳定勿復差官

行五則法

初宋太宗立九等差役法承平既久奸偽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賠償折耗役為至重民多破産者至仁宗至和二年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為帝言之乃視貲産多寡差排鄉户衙前置籍分為五則定役輕

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

助役十害

宋劉摯為王安石所噐拜監察御史裏行始就職即陳率錢助役十害落職監衡州鹽倉

免役五害

司馬温公論免役法有五害一上戸年年出錢無有休息二下戸從來不充差役今令一例出錢三召募浮浪之人曲法受贓盜用官物四農民所有不過穀帛令惟

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五提舉常平司廣積寬剩希求進用按綱目宋神宗熈寧中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户女户丁覲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

差免利害

蘓軾謂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

民財十室九空錢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之輕重葢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今公欲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葢未易也光不然之

差免是非

秦少游言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役爲是而免爲非進用於熈寧之後者則以免役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摇於中公議移於外顧諂有司無牽於新故之論無拘於差免之名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别爲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熈寧之臣默然而心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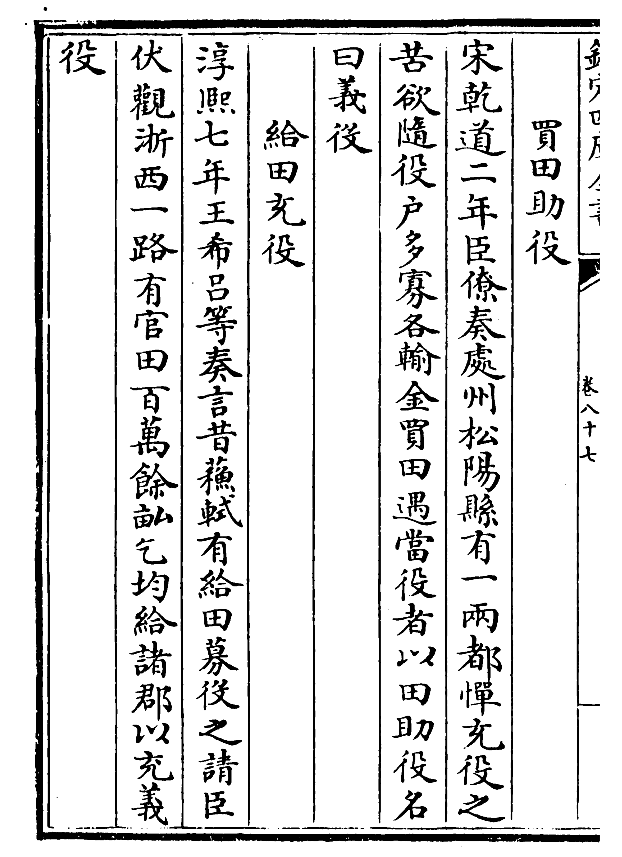
雇役未盡

呉蜀之民以雇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荆公温公不能周知四方故荆公主雇役温公主差役蘓内翰

范忠宣乃温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乃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内翰忠宣子厚雖賢否不同皆知南北風俗所論甚公各不私所主也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改雇為差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及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雇役論久不決京白子厚曰取熙豐法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決蔡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君實暴如子厚京皆足以欺之京真小人耳

差役不公

宋淳熙八年御筆云朕惟差役之法為日蓋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行之不公豪貴兼并之太甚隱寄挾公弊端益滋一鄉之中上户之著役者亡幾貧民下户畏避棄鬻至不敢蓄頃畆之産甚亡謂也宵旰以思莫若不計官民一例只以等第輪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且脫籍之弊不革而自去一舉兩得何憚而不為乎可令户部臺諫等官詳議以聞



買田助役

宋乾道二年臣僚奏處州松陽縣有一兩都憚充役之苦欲隨役户多寡各輸金買田遇當役者以田助役名曰義役

給田充役

淳熙七年王希吕等奏言昔蘇軾有給田募役之請臣伏覩浙西一路有官田百萬餘畆乞均給諸郡以充義役

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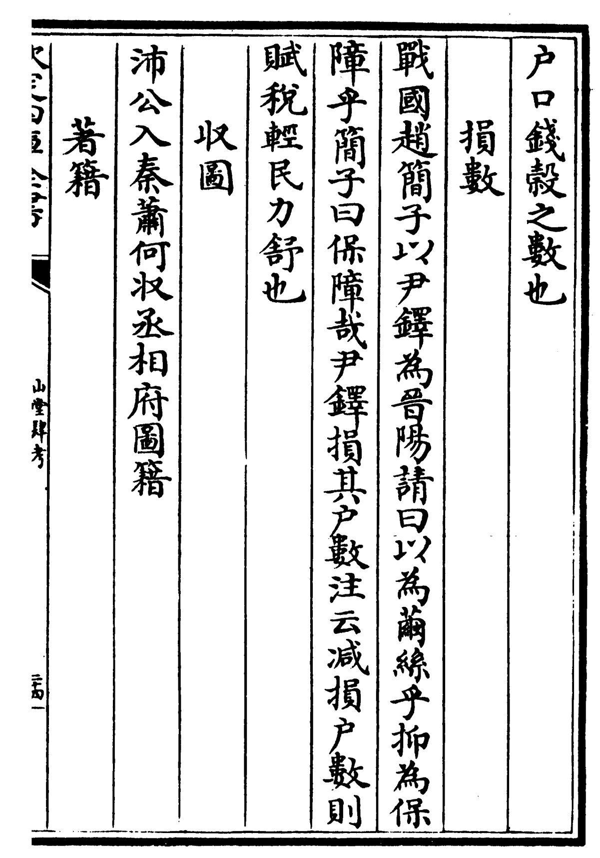
三代以上天運主于西北故户口莫盛于西北舜禹分天下為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為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三代以下天運主于東南故户口莫盛于東南西漢元始當天下十之一東漢建安當天下十之二西晉太康當天下十之三唐開元當天下十之四宋元豐當天下十之五

獻數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挍生齒者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故云

上計

漢書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計文上計之文上計者奉上



户口錢穀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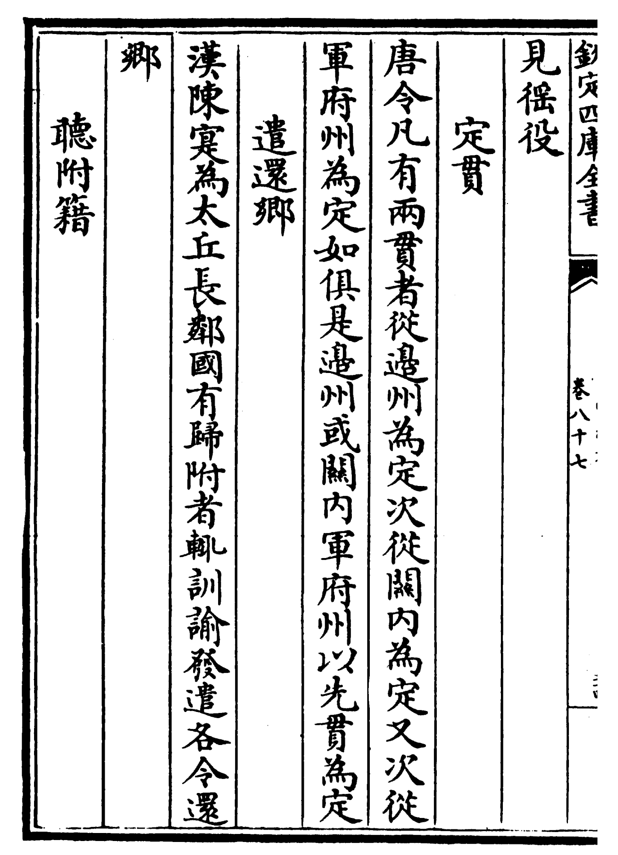
損數

戰國趙簡子以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户數注云减損户數則賦稅輕民力舒也

收圖

沛公入秦蕭何收丞相府圖籍

著籍



見徭役

定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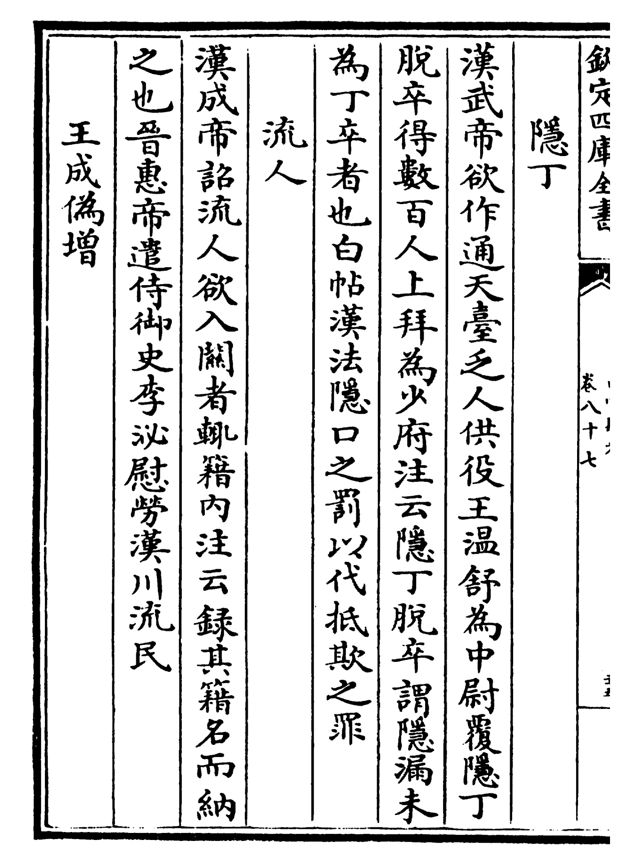
唐令凡有兩貫者從邉州為定次從關内為定又次從軍府州為定如俱是邉州或關内軍府州以先貫為定

遣還鄉

漢陳寔為太丘長鄰國有歸附者輒訓諭發遣各令還鄉

聽附籍

唐玄宗時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勅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令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內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謫徙邊州遂以融充勸農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于是使者競爲刻急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之坐貶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



隱丁

漢武帝欲作通天臺乏人供役王温舒為中尉覆隱丁脫卒得數百人上拜為少府注云隱丁脫卒謂隱漏未為丁卒者也白帖漢法隱口之罰以代抵欺之罪

流人

漢成帝詔流人欲入關者輒籍内注云録其籍名而納之也晉惠帝遣侍御史李泌慰勞漢川流民

王成偽增

漢宣帝地節三年詔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息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膠東相王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

劉琨善撫

晉劉琨為并州士人奔迸多歸之琨善于懷撫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也

游戶

諸葛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令國中游户皆使著籍以益衆可也韓琬嘗上言流亡之人非愛羈旅棄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産已空鄰户牽連遂為游人

新户

晉宣帝紀遼郡新附多無名户魏朝欲加覈實天子以問宣帝帝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今宜弘大網則自知安樂也

封户

唐宋務光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滑州七縣而封者五王賦少于侯租入家倍于輸國請以封戶均之餘州又玄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故温戶强丁因避賦役

亡戶

唐蘇瓌徙同州刺史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隱蔽瓌請罷十道使

專責州縣歲一括實檢制租調

蔭户

綱目晉哀帝太和三年冬燕主暐罷蔭户時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户國之户口少于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給悅綰請罷之盡還郡縣燕主從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隱匿出户二十餘萬舉朝怨怒

絶户

唐制凡身喪户絶者所有奴婢部曲資財店宅並令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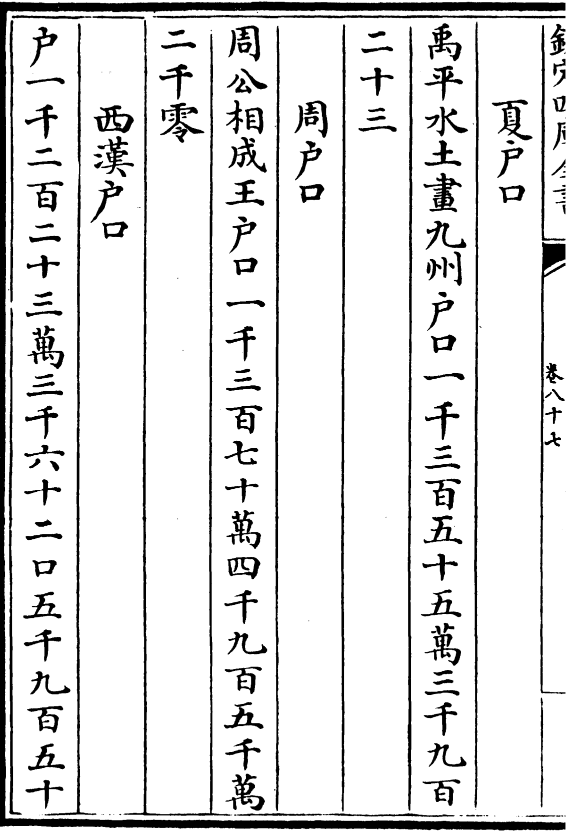
親代營塟事及功德外餘並還女無女均屬近親官為檢校亡人在日有遺囑處分明白者不用此律

九等

唐六典凡天下之户量其貲産定為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然後著籍而申之于省

五比

每定户以仲年造籍以季年州縣之籍當留五比省籍留九比仲年謂子午卯酉季年謂丑辰未戌



夏户口

禹平水土畫九州户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

周户口

周公相成王户口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五千萬二千零

西漢户口

户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

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東漢户口

户一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

唐開元户口

開元十四年户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二十七年户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

唐天寳戸口

天寳十三年戸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至代宗廣德二年戸僅二百九十餘萬口僅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宋祥符戸口

宋興至是五十餘年戸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口二千二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宋元豐戸口

元豐中户一千七百二十一萬口五千七百三十三萬崇寧中户二十一萬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九十六至宣和中户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又元初户一千三百餘萬口五千八百餘萬

屯田

按西域傳自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至征和元年桑弘羊奏言可遣屯田卒益種五穀于張

捬酒泉屯田葢始于此

屯田湟中

漢宣帝神爵七年趙充國以後將軍將兵擊先零叛羌楊玉至金城上屯田十二事帝嘉納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明年羌斬楊玉以降

屯田許下

東漢靈帝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榖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祇請置屯田曹操從之募民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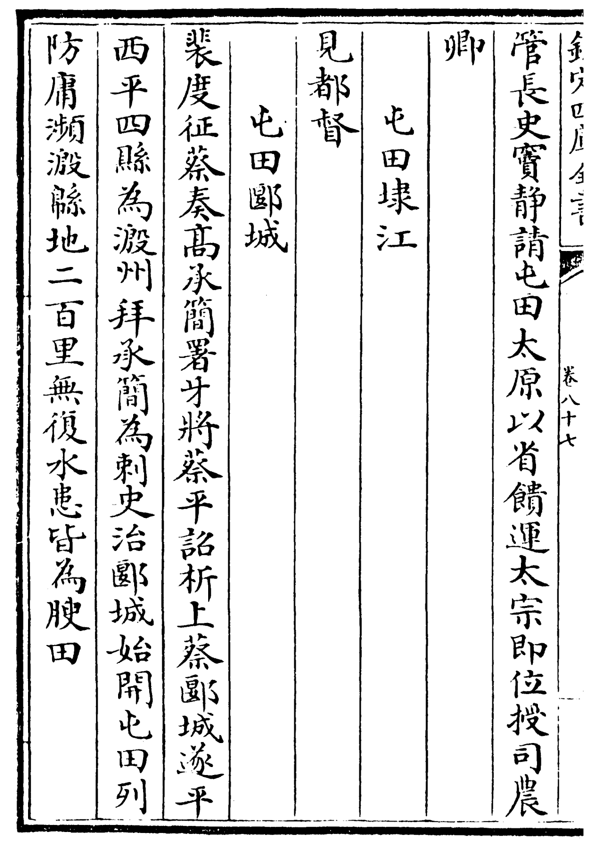
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故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屯田渭濱

漢後主建興十二年諸葛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屯田太原

唐高祖入京師時突厥數為邊患糧道不屬并州大總



管長史竇靜請屯田太原以省饋運太宗即位授司農卿

屯田棣江

見都督

屯田郾城

裴度征蔡奏高承簡署牙將蔡平詔析上蔡郾城遂平西平四縣為溵州拜承簡為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溵縣地二百里無復水患皆為腴田

屯田江西

晉應詹屯田于江西而有水耕火耨之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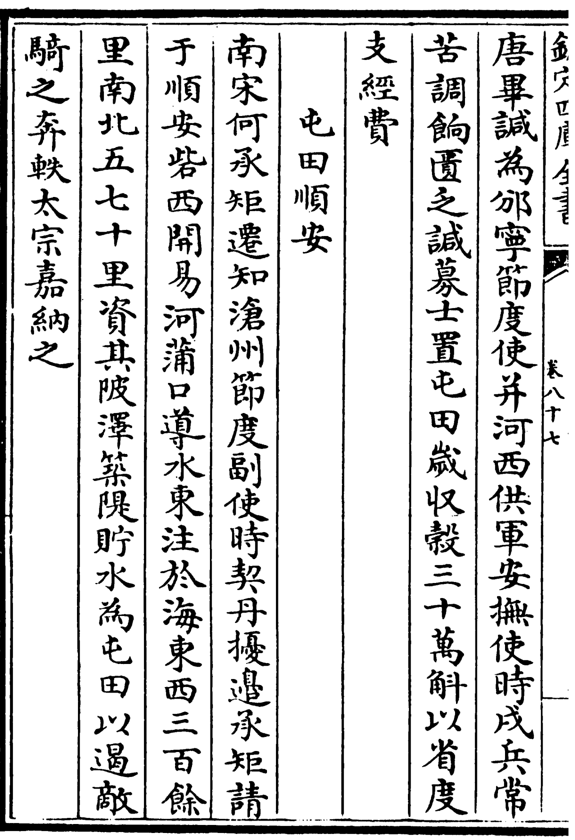
屯田河中

郭子儀屯田于河中晝師德屯田豐州

屯田涇原

唐楊元卿為涇原節度使墾屯田五十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涇人德之

屯田邠寧



唐畢誠為邠寧節度使并河西供軍安撫使時戍兵常苦調餉匱之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

屯田順安

南宋何承矩遷知滄州節度副使時契丹擾邊承矩請于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為屯田以遏敵騎之奔軼太宗嘉納之

屯田代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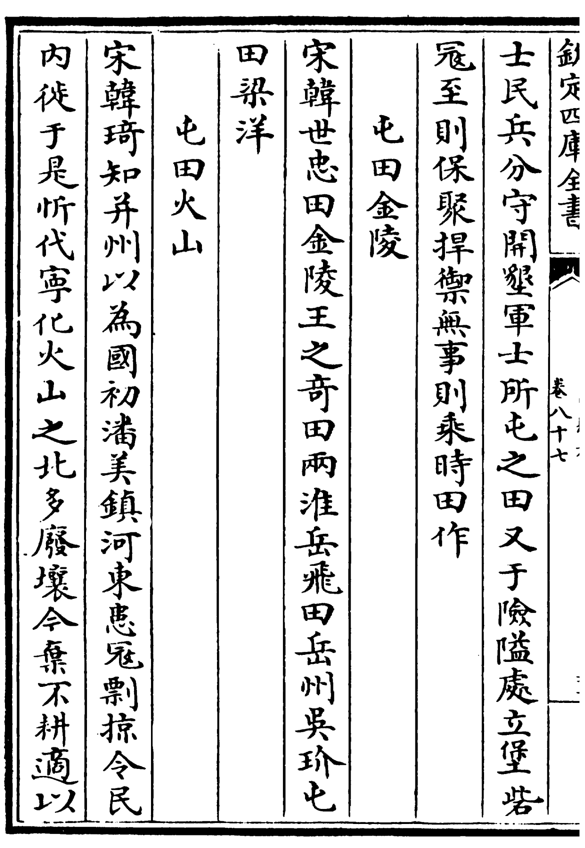
唐張公謹貞觀初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餉

屯田靈武

五代張希崇遷靈武節度使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勸士耕種軍既足食而且省轉餉明宗下詔褒美

屯田德安

宋高宗時陳規守德安條上屯田事宜欲倣古制令射



士民兵分守開墾軍士所屯之田又于險隘處立堡砦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

屯田金陵

宋韓世忠田金陵王之奇田兩淮岳飛田岳州吳玠屯田梁洋

屯田火山

宋韓琦知并州以為國初潘美鎮河東患寇剽掠令民內徙于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壞今棄不耕適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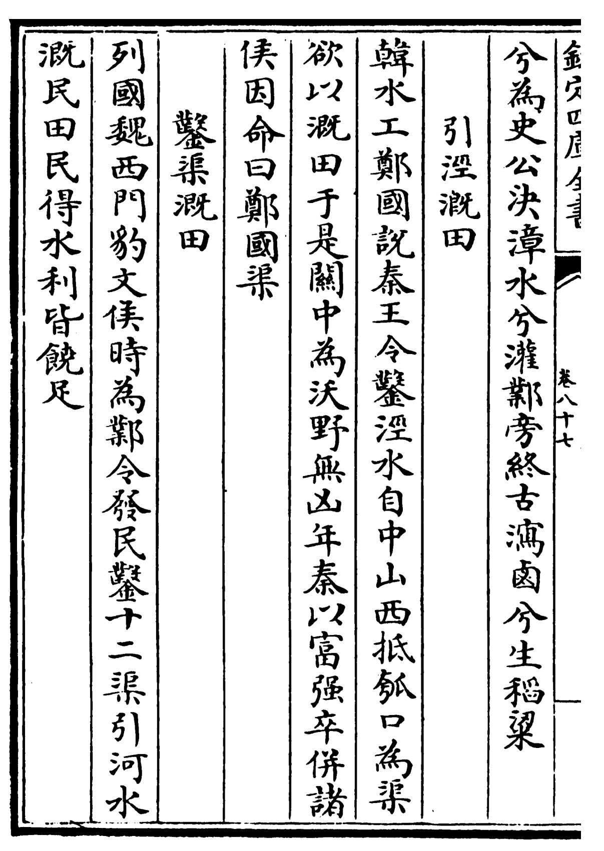
資敵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荒田九千六百頃

水利

禹作司空平水土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引漳溉田

魏史起襄王時為鄴令以鄴之田惡由漳水在其旁不知用也起遂引以溉田鄴用富饒民歌之曰鄴有賢令



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

引涇溉田

韓水工鄭國說秦王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欲以溉田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强卒併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鑿渠溉田

列國魏西門豹文侯時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溉民田民得水利皆饒足

作梁溉田

東漢鮑昱永平中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常決壞費用至三十餘萬昱乃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穿龍首渠

漢溝洫志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田萬餘頃于是發卒萬人穿渠得龍首骨故名龍首渠

穿鴻郤陂

漢鄧晨為汝南太守郡有鴻郤陂已廢晨欲修復之聞許楊曉水脉署為都水掾使典其事起塘四百餘里累歲大稔魚稻之利流衍他郡

號鄭公陂

三國魏鄭渾為沛郡太守興陂池開稻田比年大收頃畆歲增租入倍常人號曰鄭公陂

名强公渠

唐强循字季先鳳州人遷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

多渴死循教人穿渠因以灌田名强公渠溫造開後鄉渠溉田二千頃名右史渠

行視水泉

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行視郡中水泉開溝洫起水門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

按求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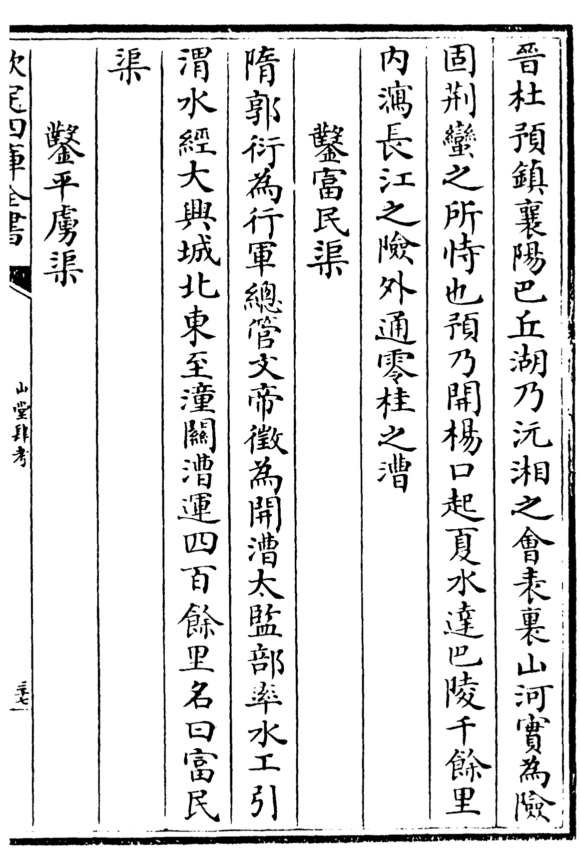
唐薛平為鄭滑節度使德宗時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徃請魏博節度

田孔正孔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患還田七百頃于河南自是滑人無患

穿渠通運

魏賈侯為豫州通運渠二百里名曰賈侯渠又隋薛胄為兖州刺史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百姓賴之號薛公豐兖渠

漓江通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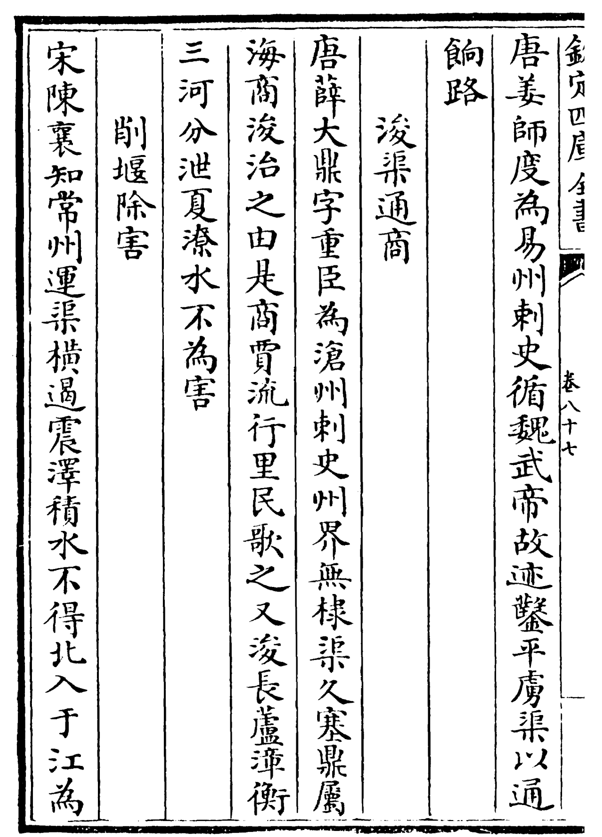


晉杜預鎮襄陽巴丘湖乃沅湘之會表裏山河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鑿富民渠

隋郭衍為行軍總管文帝徵為開漕太監部率水工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名曰富民渠

鑿平虜渠



唐姜師度為易州刺史循魏武帝故迹鑿平虜渠以通餉路

濬渠通商

唐薛大鼎字重臣為滄州刺史州界無棣渠久塞鼎屬海商濬治之由是商賈流行里民歌之又濬長蘆漳衡三河分泄夏潦水不為害

削堰除害

宋陳襄知常州運渠横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為

常蘓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
步畒分授以浚不踰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
水始得北流民害始除

完六井

杭州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
作六井民足于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水入運河自河
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
五萬餘丈而湖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于江

潮而潮獨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後蘇軾知杭州始浚二河以一河受江潮以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堤曰蘇公云

浚三溝

宋蔣之奇遷淮東轉運副使歲荒民流之奇募民修水

利以給食如掦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涣横斜三溝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又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

石犀厭怪

見水

木龍殺暴

宋陳堯佐為河東轉運使河決滑州堯佐欲為堤捍水乃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刱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

以殺水暴及堤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因號為陳公堤

籍兵增隄

宋趙昌言知天雄軍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以兵不滿千乃索禁軍佐役太宗手詔褒之

鳩民築圩

宋洪遵知太平州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曲盡其

方親載酒餉饁恩意傾盡民忘其勞後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土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内陂湖最宜早治遵令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爲公私塘堰及湖計八百三十七所

築捍海堤

宋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時以通泰海三州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詔從之以仲淹爲興化令專

掌役事民享其利立廟祀之又沈起字興宗宋至和中知海門縣海潮至冐民田起爲築堤七十里西接范堤以障鹵潮引江水溉田田益闢民率歸業王荆公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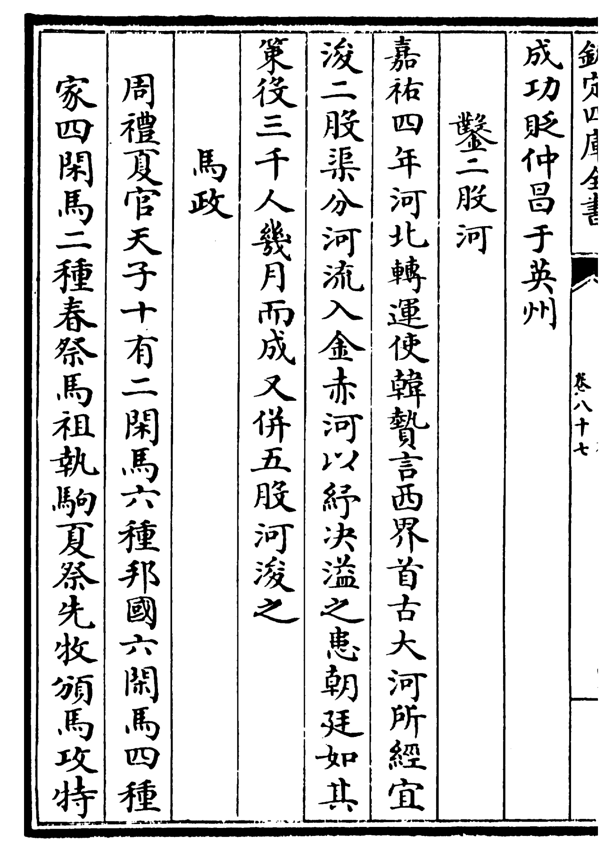
築漕河堤

宋張綸爲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堤二百里于高郵北厲錮鉅石爲十礎以泄横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冐民田

綸方議修復論者難之以為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豈不可耶表三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逋户二千六百州民利之為立生祠

修六塔河

宋仁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河入横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之歐陽修力諫其不可後卒無



成功貶仲昌于英州

鑿二股河

嘉祐四年河北轉運使韓贄言西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又併五股河浚之

馬政

周禮夏官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衛文騋牝

列國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故詩人詠之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言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于三千之衆矣

魯僖駟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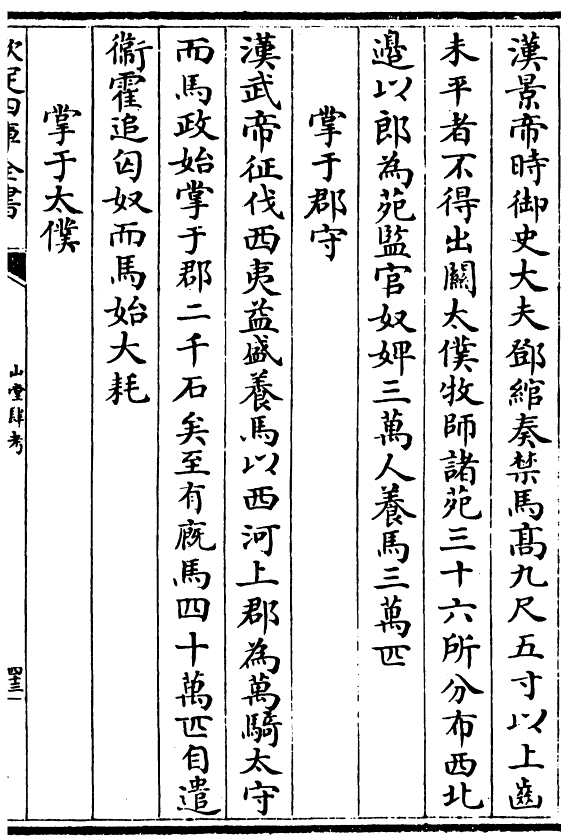
魯僖公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

以埛野而其馬之多駟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馬極其盛而國之殷富可知矣故詩人頌之曰思無疆思馬斯臧思無期思馬斯才思無斁思馬斯作思無邪思馬斯徂言其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也

致數千羣

漢文帝初年廏馬止百餘匹下取給于邉郡班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

養三萬匹



漢景帝時御史大夫鄧綰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者不得出關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

掌于郡守

漢武帝征伐西夷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政始掌于郡二千石矣至有廄馬四十萬匹自遣衛霍追匈奴而馬始大耗

掌于太僕

唐高祖得牝馬三千匹于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甚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玄宗即位牧馬至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開元間馬有四十三萬匹帝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焉

有馬免筭

漢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又令民有

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又閒居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内郡之制也至于邉郡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畜馬免丁

宋仁宗時丁度為羣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陝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百匹尤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常歲特十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

為兵之處有能畜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户等以備緩急

市馬闗輔

唐德宗建中元年市闗輔馬三萬匹實内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闗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西十一年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

田四百頃

買馬私家

宋太宗雍熙初詔北邊未平方資戰騎分遣使臣收買京城諸道私家所產之馬

始置二務

宋太祖以五代時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不得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帝始置養馬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閑廐始充矣

新作四廐

宋太宗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詔于景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為崇儀使内廐既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雍熙初禁邊臣于邊外市馬勿得虧直改天廐院為騏驥院天駟監為天廐坊

遣官點印

宋真宗咸平三年羣牧司總內外馬政其後歲歲遣判官一人廵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騏驥院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匹餘皆三月出就牧秋冬入廐其御馬準備用者在京師

選使管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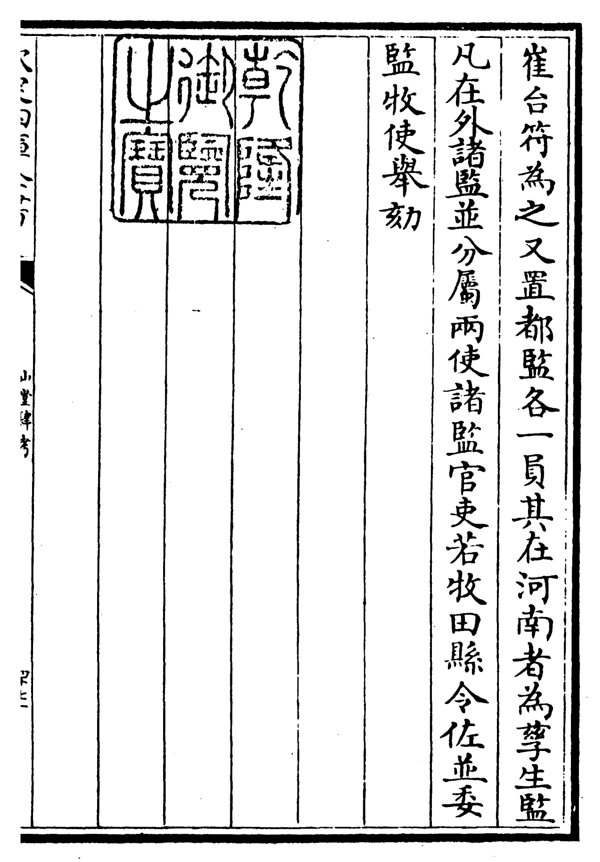
宋髙宗謂呂頤浩曰馬復孳生當就水草地頥浩條奏饒州四望山等處以為牧地郡守帶提領之選差使臣五員專管牧養事

置監交城

宋英宗時唐介知太原請于交城縣置馬監詔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給寒月芻豆上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匹往交城遂以台符權羣牧判官尋詔台符及劉航删修羣牧司勑令

置監河南

宋神宗即位留意馬政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



雀台符為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南者為孳生監

凡在外諸監並分屬兩使諸監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

監牧使舉劾

山堂肆考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八十八 八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劉本立

山堂肆考卷八十八

明 彭大翼 撰

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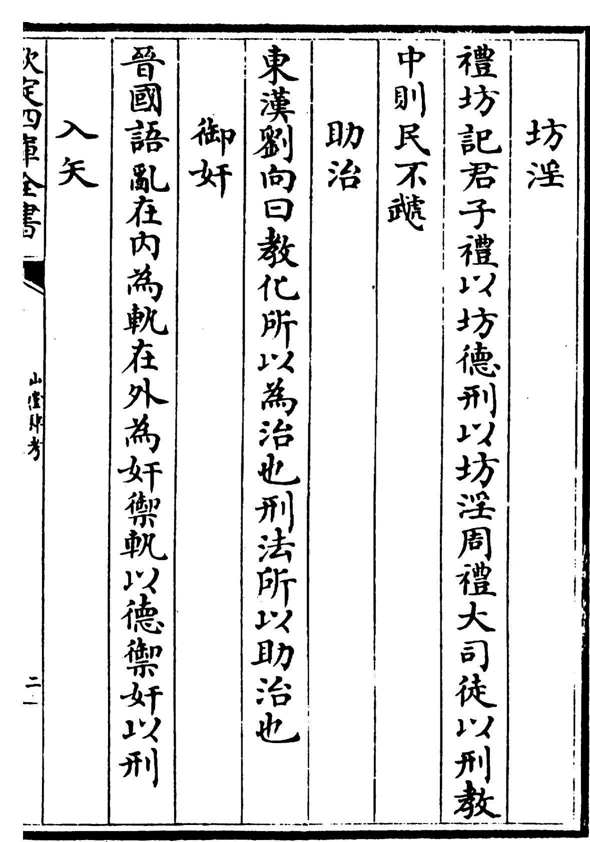
刑辟

唐虞三代皆用五刑五刑者墨劓剕宫大辟也刻其額而涅之曰墨截鼻曰劓刖足曰剕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曰宫大辟死罪也此即古者肉刑之法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五兼流贖鞭扑凡九也至隋唐之五刑

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二千里死刑二絞與斬也唐裴垍制策繁其刑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省其刑是畀其垣墻欲人之不踰也故曰繁與省不足道焉

弼教

虞書帝曰臯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坊淫

禮坊記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周禮大司徒以刑教中則民不虣

助治

東漢劉向曰教化所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御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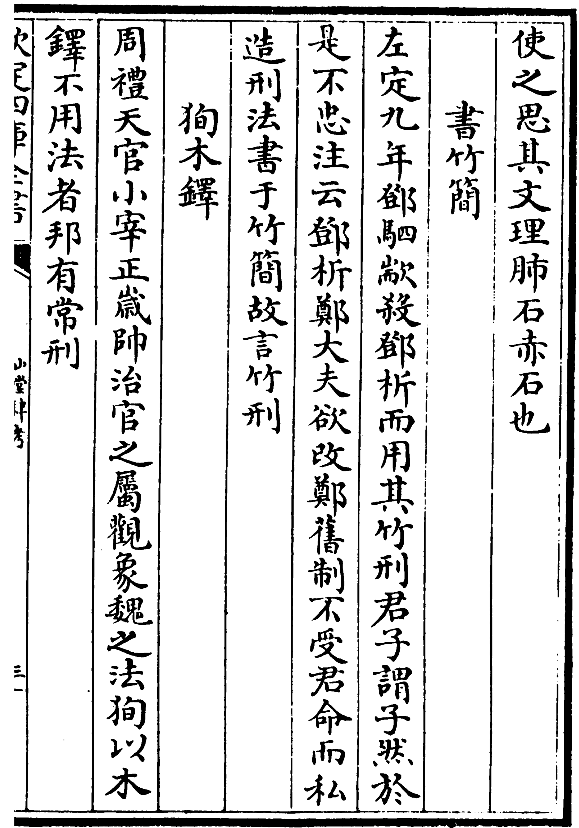
晉國語亂在內為軌在外為奸禦軌以德禦奸以刑

入矢

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然後聽之所以自明其直也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然後聽之所以自明其實也鈞三十斤

坐石

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麗于法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以肺石達窮民凡民有寃抑而訴于上者立于肺石士聽其辭以告于王注云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罷民未入圜土平之以嘉石



使之思其文理肺石赤石也

書竹簡

左定九年鄧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注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于竹簡故言竹刑

狗木鐸

周禮天官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象魏之法狗以木鐸不用法者邦有常刑

鑄刑書

左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注云鑄刑書謂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也

觀刑象

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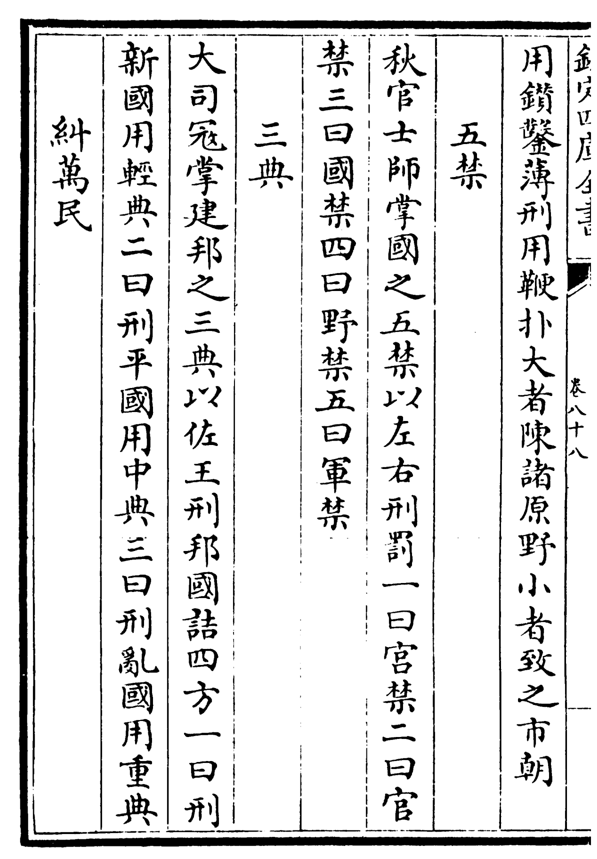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注云吉謂朔日象魏闕也挾日從甲至癸也斂收也

說桎梏

易蒙卦初六發蒙利用刑人說桎梏以往吝注云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

用甲兵

刑法志大刑用甲兵次刑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又其次



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五禁

秋官士師掌國之五禁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三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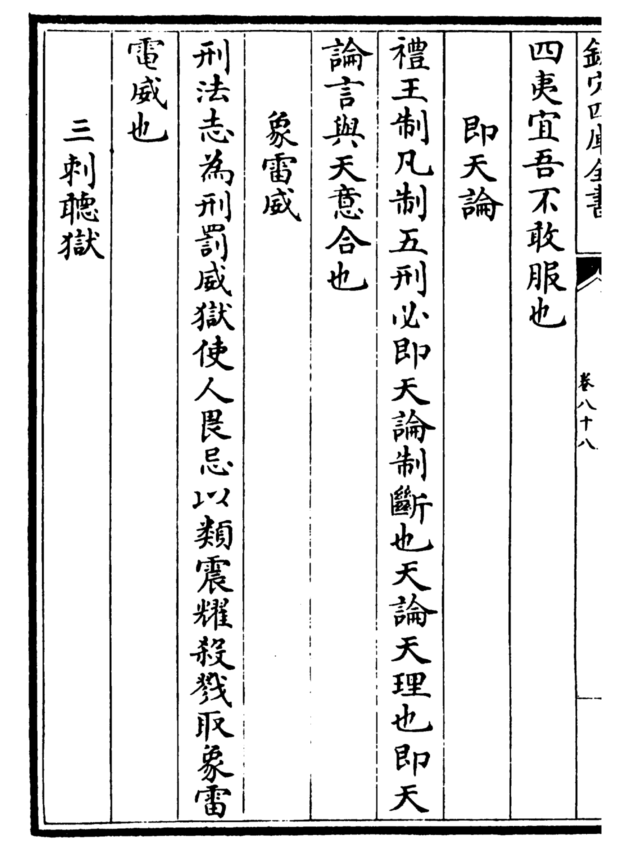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糾萬民

大司冦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又地官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曰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也

威四夷

左僖三十五年晉侯朝王饗醴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攅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



四夷宜吾不敢服也

即天論

禮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天論天理也即天論言與天意合也

象雷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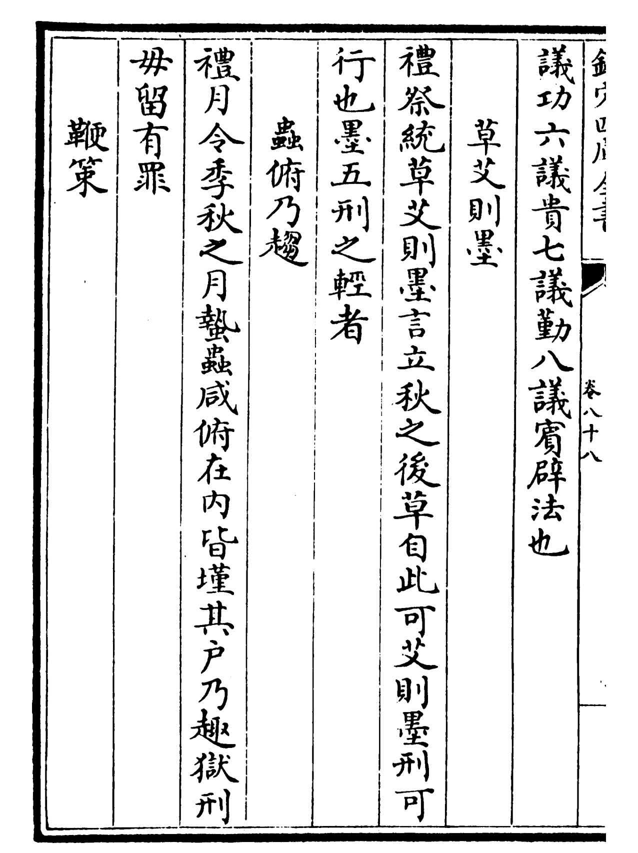
刑法志為刑罰威獄使人畏忌以類震耀殺戮取象雷電威也

三刺聽獄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詔司寇聽獄訟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三宥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亡三赦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注云刺殺也訊詢問也

五聲求情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議能五



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辟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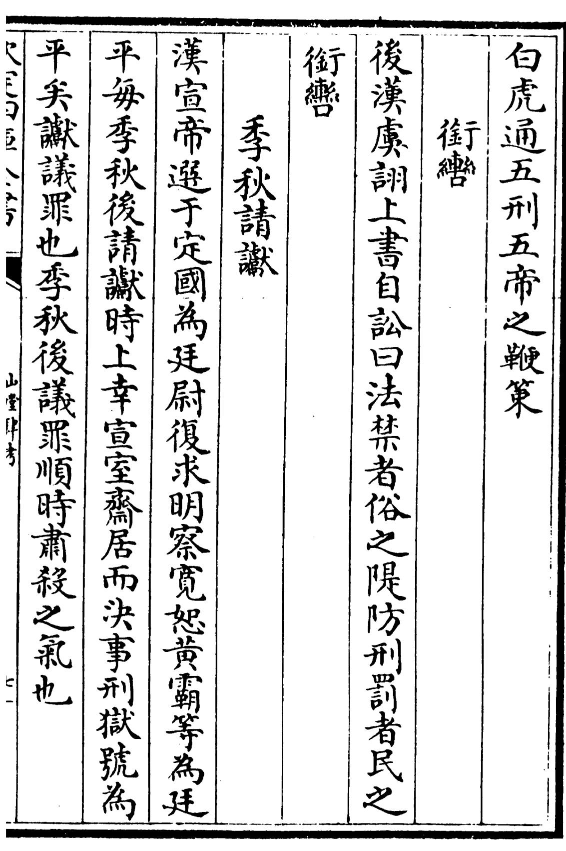
草艾則墨

禮祭統草艾則墨言立秋之後草自此可艾則墨刑可行也墨五刑之輕者

蟲俯乃趨

禮月令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鞭策



白虎通五刑五帝之鞭策

銜轡

後漢虞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

季秋請讞

漢宣帝選于定國為廷尉復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廷平毎季秋後請讞時上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為平矣讞議罪也季秋後議罪順時肅殺之氣也

季夏行刑

隋文帝嘗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諍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然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陽震其威怒我則而行之有何不可

斷刑

皮日休鹿門隱書古之決獄得其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其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

其賞之必至白六帖焚林斷木不時名曰傷地斷獄立刑不當名曰傷人

訖富

周書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注云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于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于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

府辜

周書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注云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

聚也辜罪也功事也言受獄貨非寶惟以聚罪為事也

窮詰書吏

三國魏胡質字文徳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有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聞此士無讐而家有少妻所以死乎悉名見其比居年少有書吏李若問之色動遂窮詰其狀即自首

免坐貸人

唐時有攡梁山者謀逆勑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久不

能決乃命宋璟爲京兆留守復按其獄一言而決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于人令按獄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人情有之而狂謀率然非所防意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有遂縱數百人

不疑引經

見京尹

懷素守法

唐馬懷素字惟白魏元忠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

獨孤禕之為祖道張易之怒使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懷素曰貞慎餞流人固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送之人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自當取決聖心既付臣按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觧

聞哭知姦

王充論衡鄭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

使吏執而問之乃殺其夫也其僕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察色得賊

三國魏高柔遷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去表請逐捕併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詣廷尉稱寃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

桒復問曰汝夫不與人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桒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不敢舉人物也桒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舉耶子文怪事露應對不次桒曰汝已殺禮宜早服子文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之所桒遣吏卒往掘即得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抵子文罪

女哭不哀

漢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女子哭而不哀問之曰夫遭燒死遵勅吏輿尸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披視有鐵椎貫頂及拷問乃云以淫殺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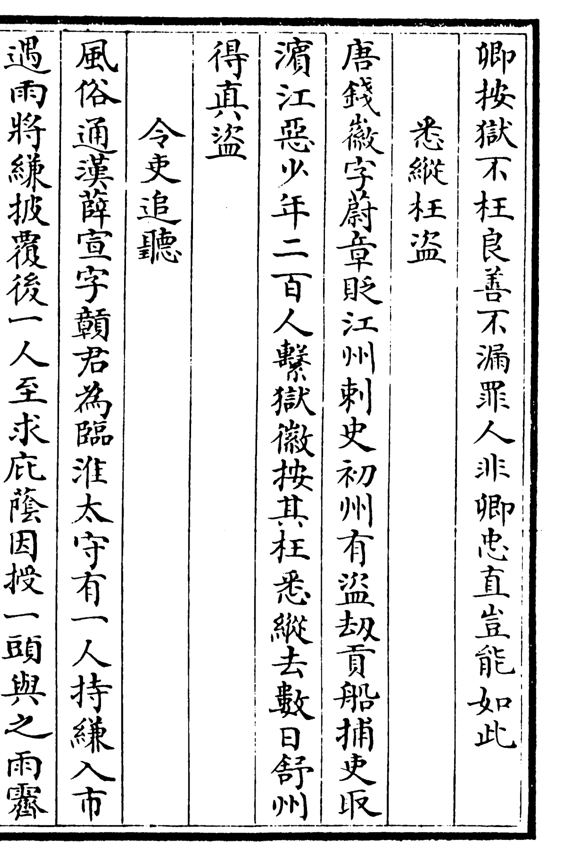
婦哭不悼

雜俎唐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飲乃置杯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在何所或對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對曰夫死而哭滉疑之再三

拷問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于尸側有大青蠅集于其夫之首因發髻驗之果婦人私于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為神因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

不漏罪人

唐張說字道濟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龍中譙王重福反伏誅留守捕繫支黨經時不決上令說按其獄盡得其情有枉濫者一切釋之上勞之曰知



卿按獄不枉良善不漏罪人非卿忠直豈能如此

悉縱枉盜

唐錢徽字蔚章貶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刼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獄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

令吏追聽

風俗通漢薛宣字贛君為臨淮太守有一人持縑入市遇雨將縑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因授一頭與之雨霽

當別因爭云是我縑各詣府訟其事薛宣呼騎吏斷縑各與其半令吏追聽之後人喜曰君恩君恩縑主稱寃不已宣知其狀拷問乃服罪

令吏密隨

晉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被殺者主名不立雲喚其妻無所問遣出密令吏隨之曰其去不十里當有一男子與語便縛來吏如言果得一男子拷問之云與其妻同謀殺夫聞妻出欲與語恐近縣故遠相要候耳于是一縣

稱為神明

正大姓殺人

宋朱壽昌知閬州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乃賂里民代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因詰之曰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壻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彼書券抑汝女為婢指錢為雇直又不壻汝子將奈何囚悟涕泣覆面曰囚幾誤死遂以實對壽昌立取子良

正諸法

斷老父認子

宋程明道爲澤州晉城令富民張氏子父死未幾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張氏子驚疑相與詣縣辯理老父曰其業醫遠出妻生一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其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顥曰歲久矣汝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書于藥法册後歸而知之因命其以册進册中書云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

顒問張氏子汝年幾何曰三十六又問汝父年幾何曰七十六遂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纔年四十人即謂之翁乎老父驚駭遂服罪

議傳命誤事

東漢郭躬明帝時為郡吏辟于公府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具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于事為誤其

罪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意躬曰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用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斷匿名告人

宋王安禮神宗時知開封府時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最後一書又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于若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怏怏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首于市被

告者不逮一人京師稱為神明

審擒道士

國史異纂唐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非不孝子也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其罪至此得毋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悔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尚冀其悔再三諭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于門外傑密擒之一問遂承伏云

其與婦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寡婦及道士同棺載之

訪釋僧人

宋向敏中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不許求寢于門外車箱中是夜有盗入其家携一婦并囊衣踰墻而出僧不寐窺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强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眢井而踰墻婦人已為人所殺屍在井中血染僧衣主人踪

跡捕僧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服獄已成敏中獨疑之詰問數四僧乃備言其故于是密遣吏訪其賊吏食于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來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紿曰已笞死于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何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獲并得其贓僧始得釋

斷長以罪

漢黄霸為穎川守郡中有富家兄弟同居弟婦與長姒同懷妊姒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姒輒取以為已子論爭三年訴于霸霸使人抱兒于庭中乃使娣姒競取之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傷而情甚悽慘霸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有所傷乎此事審矣姒伏罪

理富民寃

見推官

辨換金

劇談録唐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里民送于縣縣將送府庭邑宰欲以爲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皆爲土塊矣莫不驚駭以狀聞僉云奸計換之邑宰莫能自白遂以易金伏罪被繫僕吏胥以刑辟織成其獄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盛怒時袁相國滋字德深在公幕中曰甚疑此事請吏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豈别有所見非判官莫能明之袁因使移獄于府中按問乃

云閱甕間二百五十餘塊語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
于列肆索金鎔瀉與塊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三百斤
矣詢其負擔之力乃二農夫以竹舁至縣境計其金非
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于是
羣疑大豁遂獲清雪汧公嘆服無已每言其才智子所
不及其後袁履涉清途至德宗時為宰相

原造印

見推官

問夢斷獄

東漢符融字博林善斷獄董豐遊學三年而反宿妻家妻為賊殺妻兄疑豐融引問豐云汝初行時有怪夢及占卜否豐曰初行時夢乘馬渡水自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中馬左向濕笠者曰憂獄訟遠三沐避三枕既至妻具沐夜授豐枕豐憶笠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易坎為水離為馬渡水自北而南從坎至離也六爻同變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左向濕水也水左有馬

乃馮字兩日乃昌字必馮昌殺之拘昌掠治昌乃具服與豐妻通忌豐欲殺之期新沐者枕枕為驗誤中婦人耳

假寐得姦

見通判

治妾逐妻

宋王罕知潭州有狂婦屢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駡前守毎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之其言稍可

曉本婦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奪其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稱為神明監司上罕治狀賜書褒諭并絹三百疋

治僕告主

宋宋庠字公序知河南府有一僕告主舉人行囊有漏稅物庠曰舉人行囊孰無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也乃治僕罪遣之

驗張光殺妻

唐李景略涼州人闔門讀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招景略在幕府時五原將張光挾私殺妻以貲市獄前後不能決懷光命景略驗之光遂伏辜既而亭午有若女厲者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

證李甲誣姪

宋韓億知洋州時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其子為異姓以專其貲嫂歷訴于官甲輒賂吏使掠服之積十餘年且訴不已竟未有白其寃者億視舊牘其誣

兄子為異姓但未曾引乳醫為証一日盡名其黨以乳醫示之衆乃無辭因斷皆還兄子仍治甲罪

斷女誣母

漢宣帝時陳留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無子祇一女適人其妻卒翁復娶一妻生一子翁死其妻育子數年前妻女欲奪其財物誣後母所生非我父子郡縣不能斷聞于臺省時丙吉為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命取郡中同歲小兒均服單衣唯

老人之子畏寒變色又令與諸兒同立日中唯老人之子無影遂奪其財物歸後母之男前女服誣母之罪

斷盜誣人

宋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箸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汝自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乃服

愼刑 附寬刑酷刑

盡心

禮王制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服念

周書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注云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為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簡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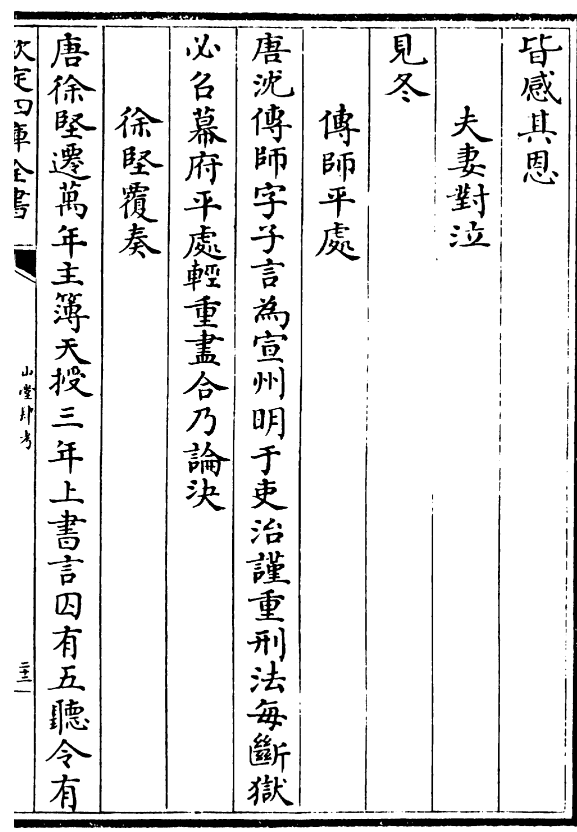
周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注云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罰贖也過誤也

明慎

易旅卦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官屬感恩

杜緩爲守治諸陵縣每冬月具獄常令去酒省肉官屬



皆感其恩

夫妻對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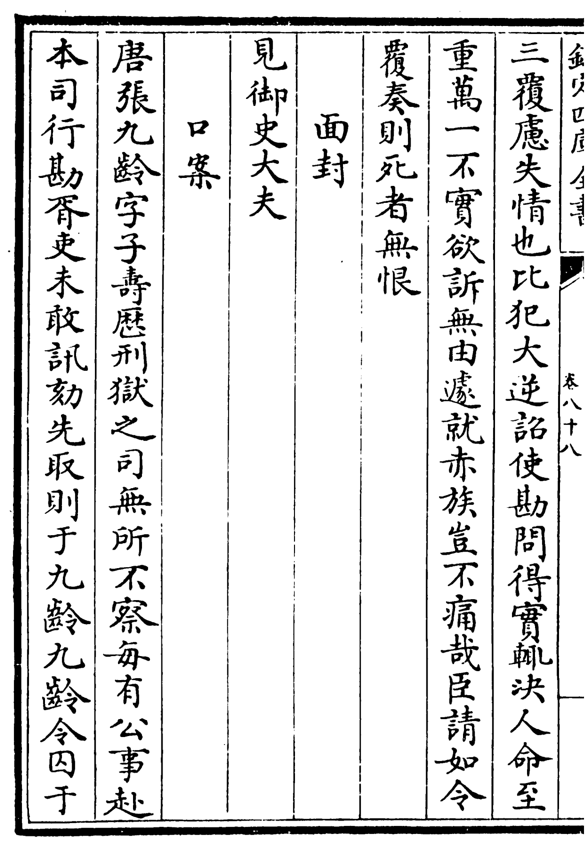
見冬

傳師平處

唐沈傳師字子言為宣州明于吏治謹重刑法每斷獄必名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

徐堅覆奏

唐徐堅遷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書言囚有五聽令有



三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勘問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一不實欲訴無由遽就赤族豈不痛哉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

面封

見御史大夫

口案

唐張九齡字子壽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未敢訊劾先取則于九齡九齡令囚于

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因無輕重咸當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畫衣 已下寛刑

尚書大傳古之用刑者畫象而民不犯蓋上刑赭衣下刑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白虎通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

贖金

虞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訓夏

周書呂侯為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也書後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注云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白帖訓暢夏禹之刑更從輕也

除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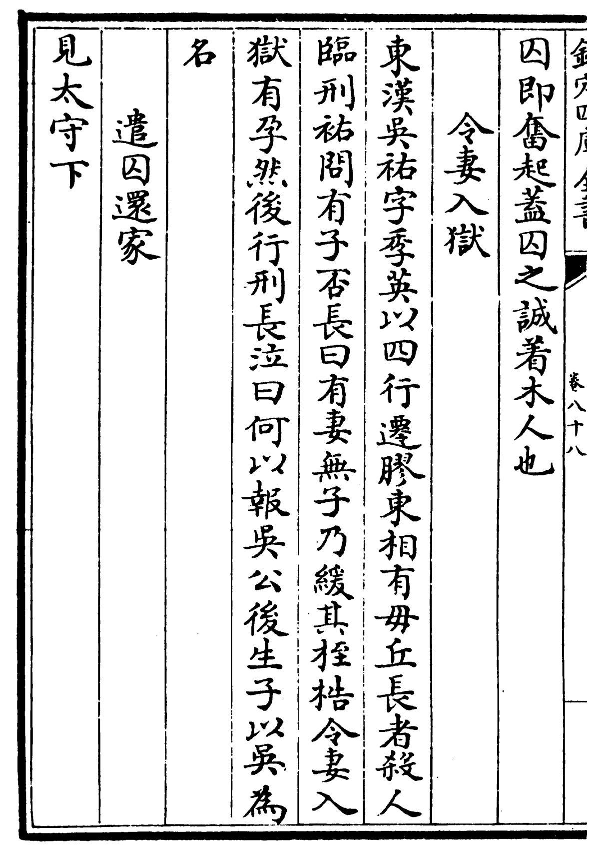
白帖周訓夏刑人克用乂漢除秦法政是以和

出竹囚

晏子春秋齊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晏子以寬惠慈衆為諫公即令出斬竹之囚

臥木囚

漢王充論衡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形臥木囚其中囚當罪木囚不動冤者木



囚即奮起蓋囚之誠着木人也

令妻入獄

東漢吳祐字季英以四行遷膠東相有毋丘長者殺人臨刑祐問有子否長曰有妻無子乃緩其桎梏令妻入獄有孕然後行刑長泣曰何以報吳公後生子以吳為名

遣囚還家

見太守下

文而無害

索隱賛蕭何為吏文而無害音義云文而無害言有文無所枉害也

嚴而不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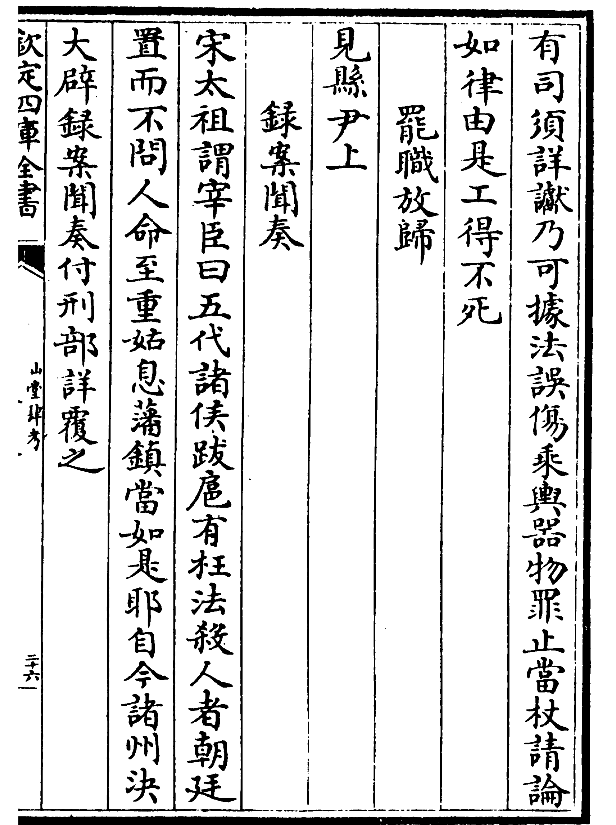
漢武時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録囚徒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否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論盜玉環

漢張釋之為廷尉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事下廷尉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欲置之族釋之免冠謝曰法如是足矣今盜宗廟器而族之萬一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論傷御帶

唐柳渾字夷曠判門下省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召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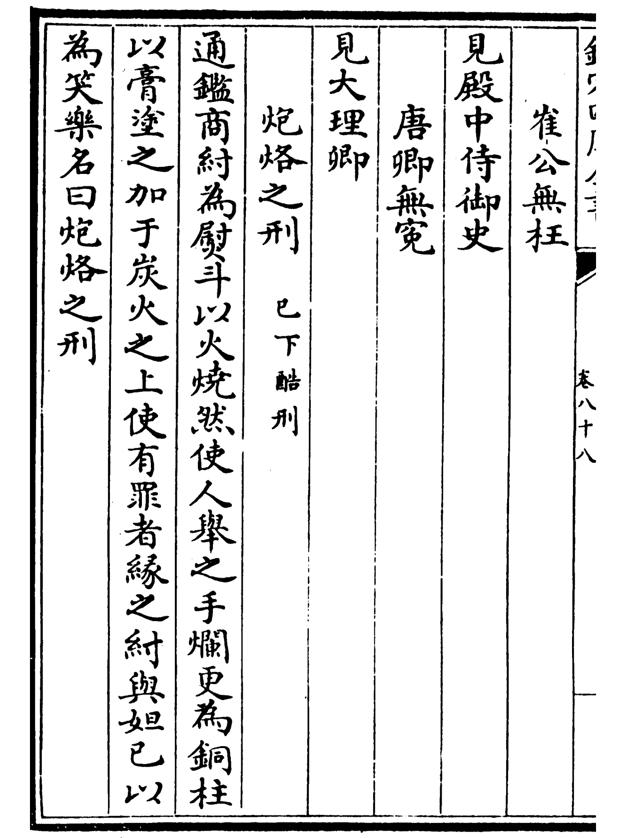
有司須詳讞乃可據法誤傷乘輿器物罪止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得不死

罷職放歸

見縣尹上

録案聞奏

宋太祖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録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崔公無枉

見殿中侍御史

唐卿無寃

見大理卿

炮烙之刑　已下酷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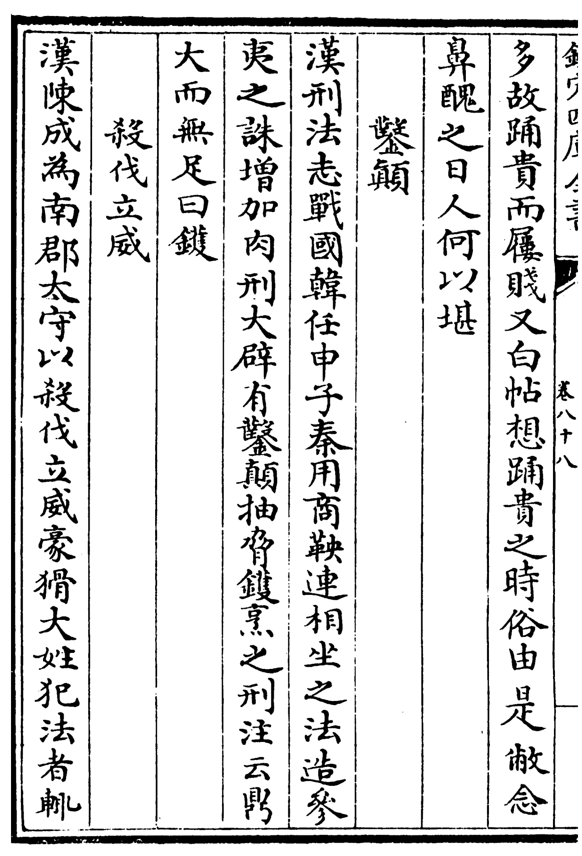
通鑑商紂為熨斗以火燒然使人舉之手爛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紂與妲己以為笑樂名曰炮烙之刑

椓黥之法

周書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注云謂始過為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也

刖足

左昭三年齊景公謂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于刑注云刖足者



多故踊貴而屨賤又白帖想踊貴之時俗由是敝念鼻醜之日人何以堪

鑿顚

漢刑法志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顚抽脅鑊烹之刑注云鼎大而無足曰鑊

殺伐立威

漢陳成為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大姓犯法者輒

符下司空為地臼木杵或不中程輒加罪督作囚不勝痛有自剄而死者歲至數千百人司空主役官

鞭貫立威

白帖鞭貫立威筆削入罪按左僖二十七年楚子玉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赭衣塞路

漢刑法志秦始皇時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天下愁怨潰而叛之又漢唐林曰秦設重刑而盜賊滿山赤衣半道

玄鉞肆朝

隋志秦落嚴霜于政教揮流電于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于前毒網凝科害肌膚于後玄鉞肆于朝市赭衣飄于路衢

大夫逃死

左襄二十六年楚多淫刑則大夫逃死于四方

百姓怨嗟

隋志文帝誅楊玄感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梟首

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臠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夷族令

漢初雖鑒秦弊除苛法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葅其骨肉于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其舌故謂之具五刑韓彭之屬皆坐此誅

隨年杖

五代劉銖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年數杖謂之隨年杖又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合歡杖

沈命

漢武帝時盜賊滋起于是作沈命法盜賊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已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賊不敢發故盜賊寖多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按沈沒也蔽匿盜賊者沒其命

決屍

唐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擢逗遛不返因納賂交結翰續又上京朝奏擢知翰至懼得罪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劒南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數十人于庭數其罪杖而殺之俄奏聞帝乃以擢屍賜翰更令決屍一百

蒼鷹

酷吏傳郅都遷為中尉獨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赤豹

孔六帖唐王旭時為監察御史與御史李嵩李全交皆以嚴酷取名號三豹御史嵩為赤豹全交為白豹旭為黑豹閭里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

連坐千餘家

酷吏傳王温舒遷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

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晝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會春温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

報殺四百人

酷吏傳義縱遷定襄太守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昆弟賓客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

父子伏誅

東漢周紆字文通為渤海守酷虐任情每赦至先決刑後宣赦後坐事父子皆伏誅

兄弟遇害

晉荀晞字道將都督青兖二州性刻苛明吏事而弟純嚴酷尤過于兄後兄弟皆見害

次骨

酷吏傳杜周為中丞其治與減宣相放然重遲外寛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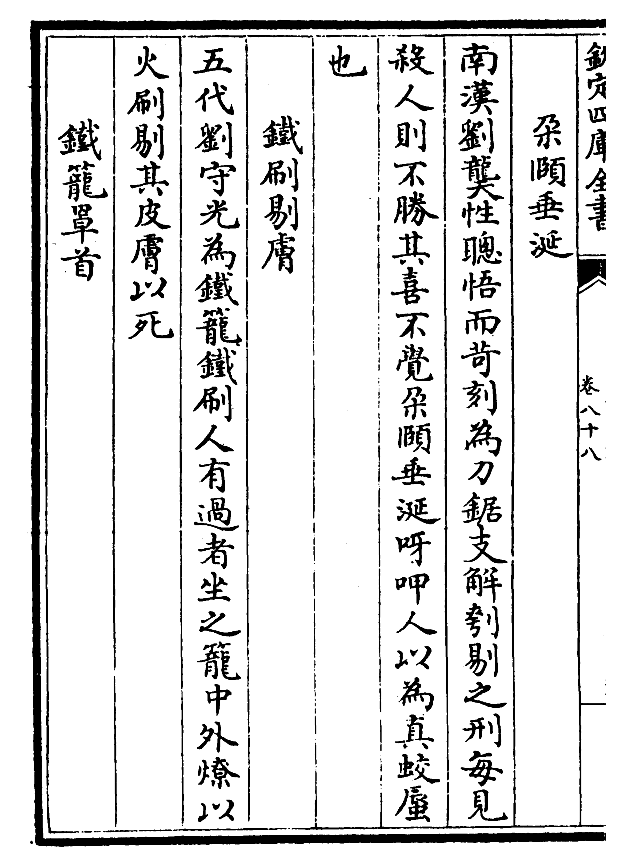
深次骨及為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按減宣亦當時酷吏

吹毛

唐崔元綜雖外示謹厚而情甚刻深每受鞫獄必吹毛求疵甚于重辟人多鄙之

斷舌抉口

五代史洪肇字化元民抵罪吏以白肇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抉口斮筋折足之刑



朶頤垂涎

南漢劉龑性聰悟而苛刻為刀鋸支解刳剔之刑每見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為真蛟蜃也

鐵刷剔膚

五代劉守光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刷剔其皮膚以死

鐵籠罩首

唐武后時酷吏索元禮為鐵籠罩囚首加以楔至腦裂而死又天授中或告周興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乃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火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服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炭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

少長皆坐

隋末王世充顧下多背已乃峻刑暴禁以威之戶一人逃少長皆坐

子弟不宥

唐宣宗性喜刑名嘗曰犯我法者雖子弟不宥

商君論囚

秦商鞅臨渭水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逢吉静獄

五代漢蘓逢吉性好殺高祖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静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因報曰獄静矣

步過六尺被刑

新序商君之法步過六尺棄灰于道被刑

盜取一錢棄市

隋高祖行盜取一錢棄市之法有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刼執事者謂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詔停其法

喜聞斷刑

唐李匡遠性急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嘗聞捶楚之聲則曰此一部肉鼓吹也臨終曰吾平生殺數十僧道以此享年八十二及葬盜發其墓斷其四肢乃殘刑之報也

相勉為虐

見姦邪

山堂肆考卷八十八